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旭暢

稗編卷一百六

明 唐順之 撰

戶四

隋經費　　　隋志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廻洛

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宫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東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菓珍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黄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絶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廹僵仆而斃者十四五馬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皇北至河陽軍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

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䑽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滕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賞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

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球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餧疾而死者十七八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縻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廵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緜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

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

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

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强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南絶隴右牧馬盡為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為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於高陽郡

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藴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詳為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於京師於開遠門外

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圍於雁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煑土或擣藁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内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

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宋經費　　宋志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寳以後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斂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偪蹙藩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塲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然

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塲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

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為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煑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窯務為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强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

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寖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

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宫觀衛卒及工匠分隷諸軍八作數至寶元中陜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户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嵗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嵗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

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陜西請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

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

憂勤於上人民愁歎於下今歲無麥朝廷為放稅免役及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寛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陜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密

院並兵不已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寛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寛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寜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

仍取慶歷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効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

錢月八百緡閒太宗時宮人惟縏皂紬襐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襐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問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復闌檻青氈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闌檻卒故弊不必覆也旣而并延福宮覆檻氈罷之後宮

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絲帛是歲詔內外勿給
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氊
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
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全州歲貢班竹
簾簡州歲貢綠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綠二千斤
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
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
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

多侵盜詒足其、槩量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葢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

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可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
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初陝西用
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
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貫匹
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詔薛
向條上王安石以為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
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
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

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又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復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建中元年有詔鐫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君厚許幾等置局論議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令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

下至遥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閒慢局務工伎末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韙之淮南漕運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墻僭擬宮省柰何剥民膚髓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産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

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靡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為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内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

會為説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禄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悉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户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溢禄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俸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為事

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堂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泛支之别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禄廪為幾罪幾坐奪職於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説諛悦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

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黄葆光論其弊帝

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為快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

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憫恤安定之乃省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為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行之令輕刑薄稅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如不蠲革何以靖民令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會要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

守具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

所謂經摠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戸部尚書呂頤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邉事未

寧苟不出於此緩急必致暴歛與其歛於倉卒何若積於細微於是以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歛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為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所謂月樁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

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郡縣横斂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寛剩錢充月椿以寛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産則不及卑幼亡僧絶户不俟覈實而入官

逃産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徧舉州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横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内藏庫盖天子之别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内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内府初太祖以俗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别為内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

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令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中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隷內藏其後廼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

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内藏錢帛之額視慶歷上供為數嘗謂輔臣曰比閲内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内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閤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榦當御

榮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内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納而奉宸内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塵牖以為固密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大府寺於内藏諸庫皆得檢察

明年詔内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閲云南度内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叙宋經費　　馬端臨

右經總制月樁版帳等錢所取最為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

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葢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誆誤朝廷耳此至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筭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葢山海天地之藏而貿販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

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則弘羊所為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為取辦州縣所斂不及民將以誰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吳居厚之徒亦羞為之者是也葢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上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

嘗立為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寛大未嘗究竟到底熈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施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

州縣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淳之時諸賢論之屢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為詳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葢經總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紹興間而彼何如時也彊敵壓境歳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廵未知税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歳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為寛征薄歛之事隆興再講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

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巳粲然承平之
舊矣則無名之征權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蠲削之議
者必曰錢物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着未易盡捐然
酒價牙契之利可以增羨則當於坊場要閙之地人户
涇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敝
無措者不免加賦於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
尅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
當捐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口惠

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樁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内明增上供而凋敝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攷覈明白之後則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錢增羨幾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錢幾何諸郡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樁版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鑿空取辦挨那不敷之說而違法

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趂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樁版帳錢也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富户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脗合州縣

以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絶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壽皇英主乾淳間賢俊滿朝而計不及此惜哉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四

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

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縁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論貴粟䟽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

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畢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富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上供　陳傅良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

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

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寛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熈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餽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寛民力之說所以為最先務也

又論上供　　馬端臨（後同）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益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給不能致嚴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為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亂而難致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

則付之州縣樁管益有深意一則州縣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寛於理財益隂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恵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寛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尅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叙宋儲蓄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槩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

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覲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剥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葢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惨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汚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

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内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將厚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耽慾濆貨之事雖内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

司郡守者廚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益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盖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樁留之賦然有限之樁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

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户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敝不幸而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徧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

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徵歛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嬈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歷代祿秩四條

章俊卿

呂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按范曄有斗

食以上之說呂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以此攷之則漢之祿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少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祿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荀綽晉百官表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祿猶米多錢少況於古乎

漢吏禄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禄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則漢禄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益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禄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禄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

是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俸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此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髙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百六石以上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百石以

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右漢祿秩

唐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歷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歷大歷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内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右唐俸祿

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者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游養賢見於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錄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然此特章服爾

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姦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糧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噫古之制祿為天下公後之制祿為一已私竭膏血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攷祖宗之制可為後世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

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給與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歷按文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佑中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念而從事於囊帛匱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殆非所

望於君子○所給俸劵請之於府在職奉使不肯廩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祿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扈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扈稱王居白也右宋祿秩

論厚祿宜有限制　馬端臨

按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言公卿大夫既有俸廩不當與民爭利也漢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如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可謂富矣而復效富人廣畜田園如田蚡以外戚為相奉邑歛食收多而且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之類是也漢時亦曽為之制至晉武詔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欲為之限得古意矣然城中有往來之地近郊有芻藁之田則似王制所謂湯沐之地且所限止於京城則王戎所謂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者國未嘗為之限何耶

隋戶俸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乗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壞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

廨在市廻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宋祠禄　宋志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宫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宫觀祠禄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

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
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稗編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七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帶雙

稗編卷一百七

明　唐順之　撰

户五

唐漕法　　唐志

唐都長安而闗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

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陜而水行來逺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陜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胷而繩多絶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

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廪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

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
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
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
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
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懼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
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
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

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陜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絶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

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
産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
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
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
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缺後緑衣錦半臂
紅袜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
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
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

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絶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戸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决於晏

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歴八年以關内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

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

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駄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税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戸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税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

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廵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餫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懐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

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陜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

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痹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

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

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

宋漕法 附論轉般直達 宋志 後同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

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竝緣為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

出納竝闕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産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黄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

斷腕徇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黄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

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二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陜西諸路菽粟自黄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

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
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劒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
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
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
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諳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
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
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
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

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年利者多不以元說為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

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朞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

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没以滅迹官物陷折嵗不减一十萬斛熈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嵗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嵗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

必陡賤驟致輕價二百萬貫價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糶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熈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

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牐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

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毁折轉般諸倉謹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為始次及真楚既有凡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

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卻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為不便詔發運司措置

宋邊運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内藏庫金帛及上京榷

負務緡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大將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隨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磧險運致甚艱熈寧六年詔鄜延路經畧司支封樁錢於河東買橐馱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别差一夫驅喝一夫雇直約三十千

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趣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絳州運粟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餽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熈河至磨哆口皆大川通車無碍自磨哆至兠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即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

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三萬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運其本路程途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竝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界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六年詔熈河蘭會經畧制置司計置蘭州人萬馬二千般運糧草於次路州縣運剗刮官私橐駞二千與經制司自熈河摺運事力不

足發義勇保甲給河東陜西邊用非機速者並作小綱
數排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
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滎澤下卸至州尚四
五十里擺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
所運漸多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
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名六斗
用錢四十貫陜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
令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

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略如此

元漕法　元志

元自世祖用巴延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脚

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戸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没剽刼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没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剥民以

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實特穆爾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實特穆爾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巴延特穆爾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

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𣽂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𣽂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辰布哈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户部尚書托歡徹爾兵部尚書特穆爾至江浙二

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特穆爾監丞賽音布哈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為常及張九四據有浙

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朱清張瑄海運三條

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勒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

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吴明越楊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懐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

瀦水又絶江淮遡泗水吕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
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
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
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
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
相望巨艘大船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
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户千户累爵積貲意氣自得二人
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没貲産縣官黨與家破

禁錮大德六年冬也國朝元也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淩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俱輟耕錄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

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元食貨志

紀賑恤荒政 宋志

賑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

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
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户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
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
書歷為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
則出内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
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
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寛逋
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

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刼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閒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栰拯民置

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為埋祭壓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為常蝗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愞不任職者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攜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憯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

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賑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

而宋業遂衰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
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
淵在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
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
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
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端平元年六月
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糴若專倚
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

所迫恐人懐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盪定已竊發之寇發粟賑饑懐来未從賊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狐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盜之説也

論荒政　　呂祖謙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

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記王制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秋官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

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歛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歛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出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歛

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来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啟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茍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卻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

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玄宗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茍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斂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

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常苦枯旱穀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煑水為酪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

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無縻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毋得用傳出本紀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

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巖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閒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場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僵壯

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出言行録熈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歴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今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糶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

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没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歴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兩浙置天禧四年詔並梓夔州荆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熈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

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苗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户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責廣惠倉田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救荒二事　羅大經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

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

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羸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賑濟論　　程頤

不制民之産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

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寛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巳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

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隋常平倉　　隋志

開皇五年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

關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其後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竝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户不過一石中户不過七斗下户不過四斗

宋常平義倉

林駉

古今捄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捄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為迂求三年之艾以攻其疾茍為不畜終身不得則茍簡應變倉卒就食君子以為踈遠則行濟時之策而為經久之圖者其惟常平義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說至壽

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分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職至熈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為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雷之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

錢糴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錙官帑厚矣如民貧何糴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也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於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復以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焉夫古人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

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民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来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驗繹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令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瘇身從事彼

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莩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籮頭斛面重歛取贏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唉以濡

沬之利樂歲不爲益藏之地凶年始思哺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取繭絲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寛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社倉記 二則　　朱熹

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

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頻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

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説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

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稗編卷一百七